

原教人物群像



拾階而上 逐夢踏實的 賴松蓬 校長 苗栗縣立南莊國中

在通往鹿場的苗21道路途中，有個地名叫「萊西耐」（俗稱石壁部落），那是我生長的地方。整個部落除了派出所主管及工友一家是客家人之外，其他都是「tayan（泰雅族人）」，唯一距離最近的東河國小也要走上一個鐘頭。

部落裡，有一位小學老師，在學校威嚴無比，回到部落又受族人尊敬，正是因為羨慕這位老師的地位崇高，也就在我心中燃起了當老師最好的念頭。小學畢業後，考上南莊初中（今南莊國中），當時班上的同學大多是客家人。因為我聽不懂客家話，同學罵我「死番仔」，我還微笑以對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只覺得還好當時聽不懂，否則可能會跟同學起衝突！初中畢業，終於如願考上台中師專，那是一所培育小學教師的搖籃。我是部落裡幾十年後才有的準老師，考上師專是部落的大喜事，父親說要殺一頭豬來慶祝，我說先讀完五年師專，確定能畢業再說，否則一頭

豬不清不白被殺，那才冤枉呢！當時念師專，就是要培養一個全能的老師，能說、能唱、能跑、能跳，我記得當時全年級只有我一位是原住民，同學不但未歧視我，反而更加尊敬我這樣一位不一樣的人。對自己有信心，不放棄自己，也不因為自己是山地人而標新立異，在不平凡中顯得更平凡。如今老同學見面，都會對我說，還是你行。大陸有句順口溜：「說你行，不行也行；說你不行，行也不行」，行與不行之間，要付出一些努力與代價，絕對不是靠運氣。

師專畢業後，其實可以到平地教書，然而我毅然決定回母校東河國小服務，那是一所原住民居多的小學，當時的年代還禁說方言，更別談鄉土教育，而政府更是積極推動山地平地化，進而山地現代化。在家鄉裡唯一倖存的是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，現在還能保存下來是賽夏族人的堅持與執著，若非如此，這樣神秘的祭典，可能只留在紀錄

片裡了。

一直不能忘記的一段教學歷程，是我在東河國小，和內人劉老師指導合唱，原住民小朋友的歌聲獲得師大張清郎教授等人的賞識，獲得全縣第一名，直接參加省賽。記得當時獲此殊榮時，讓全校師生都高興得睡不著，可見原住民小朋友的才華，只要加以訓練，是可以被激發出來的。

在小學服務十年，深感應該更加充實自己的教育專業，所以在與內人商量之後，辭去教職，申請保送台灣師大進修。民國74年我成了大二學生，當時師大校園的山地生不在少數，有許多是「師保生」，年紀都在30歲左右，大家相處愉快，非常團結，且個個是運動好手，每到校慶，表現最為優異的幾乎是原住民學生。在三年級時，被推選擔任北區山地大專學生聯誼會的總幹事，辦理迎新送舊及其他活動以聯絡原住民學生的感情，那一年的任期，認識了許多原住民的菁英份子，他們現在在政府機構展露頭角各領風騷。

回想我們這一群讀書人，當時大多是在

優惠的升學制度中一步一步走上來的。面對即將來臨的96學年度升學優待需取得族語能力證明的制度，可以預見會緊張的只有少數所謂成績好的同學，絕大部份課業表現不佳的同學是不在乎的。原住民教育的重點應擺在一般課業的學習，讓原住民學生能夠提昇實力，個個進入公立學校就讀，如此一來，也才能減輕家長的負擔，而母語文化應該可以靠社團活動來學習。母語文化傳承的工作應以積極鼓勵的方式引導部落去推動，營造部落學習母語的有利環境，才是正途。

近年來，由於少子化現象影響了師資的結構，在國中部份十多年來都未見山地公費生，原住民合格教師想要回鄉任教，必須與一般生競爭，更增加了其困難度，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優先聘任的精神，各縣市都應有更積極的作為。而現職的原住民老師也應善盡職責，發揮所長，原住民族教育才會有美麗的遠景。